

I racconti

马小漠 译

「意大利」卡尔维诺 著

短篇小说集 下

译林出版社

伊塔洛·卡尔维诺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短篇小说集 / (意)卡尔维诺著; 马小漠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2.4
(卡尔维诺经典)
ISBN 978-7-5447-2226-1

I.①短… II.①卡… ②马… III.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意大利—现代 IV.① 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52907 号

I racconti

Copyright © 2002 by The Estate of Italo Calvino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(UK) Ltd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Yilin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0-339 号

书 名 短篇小说集

作 者 [意大利]伊塔洛·卡尔维诺

译 者 马小漠

责任编辑 孙 茜 冯一兵

原文出版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.p.A., Milano, Italia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21.125

插 页 8

字 数 448 千
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2226-1

定 价 65.00 元 (上、下册)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第二卷 艰难的记忆

大清早时就能看见科西嘉了：它就像艘满载着山的轮船，悬在那头的地平线上。如果是在别的地方，是要诞生出一些传说的；在我们这里可不会：科西嘉是个穷地方，比我们这里还穷，从没有人去过，也从没有人想过要去。早上如果能看见科西嘉了，那就说明空气清新沉静，不会下雨。

一个这样的早晨，拂晓时分，我父亲和我踩着科拉·贝拉^①的小石子路，牵着狗，上了山。我父亲的胸前背后缠满了围巾，短斗篷，猎枪，小背心，背带，水壶，子弹袋，这一套行头中间，生出一缕白色的山羊胡子；腿上绑着一对老旧且满是抓痕的皮护腿。我穿着一件破旧紧窄的短上衣，手腕和腰部都露了出来，裤子也是破旧和紧窄的，我大步走着，就跟我父亲一样，但双手埋在口袋里，长长的脖子栖在肩上。我们每人都有把旧猎枪，猎枪做工精致，但保管不善，给锈粗了表面。狗是条猎兔犬，垂下的耳朵扫着地面，

① 不知名的地名。

股骨上的毛短而扎手，这股骨把皮都擦破了；它身后拖着条插销般的短尾，安在熊身上倒挺合适。

“你和狗留在这里，”我父亲说。“从这边分开两条道。我去另一个山口。我到了后就吹声口哨，你就松开狗。你眼睛睁好喽，这是兔子出没的时候。”

我父亲继续在石子路上走着，而我和狗就蹲在地上，狗哀叫不止，因为它想跟父亲一起去。科拉·贝拉是块高地，坡子上灰白灰白的，都是荒地，草硬得啃起来都很困难，还有古老露台倒塌下的墙垣。往下去，是云状乌黑的橄榄园，往上去是黄褐色被火灾脱了毛的森林，就像是老狗的脊背。事物在拂晓的灰色中慵懒起来，就像仍瞌睡着的眼皮又要合拢起来。海面上看不清界限，被一片薄雾一直笼罩至尽头。

突然传来我父亲的口哨声。狗挣脱了链子，蹦着“之”字形的路线，沿着石子路，用吠叫咬着空气，大步跳开。然后就安静下来，嗅起了地面，孜孜不倦地用鼻子蹭着地，跑开了，尾巴直直的，尾巴下面是块菱形的白斑，发着光一般。

我端起猎枪，对准了，撑在膝盖上，目光瞄准在小路的交叉口上，因为这是兔子会出没的时候。拂晓逐一掀出各种色彩。先是斑叶阿若母浆果的红色，是松树上层次斑斓的红色。然后是绿色，草地上，灌木丛中，森林里是成百上千种的绿色，之前还都是一种颜色：现在却是每时每刻都会生出一种新的绿色，与众不同。再然后是蓝色：那片咆哮的海洋震聋了一切，把天空弄得苍白而惊慌。被光线吸食了的科西嘉消失了，但在海与天之间的界限并不确定：于是就留下那片模糊而迷茫的区域，让人害怕看它，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。

房子，屋顶，小路，突然间都生在丘陵脚下，在海岸边。每天早上，城市就这样，生于阴影的国度，陡然之间，又因为屋瓦而呈上了黄褐色，因为玻璃而闪闪发光，因为石灰墙而显出灰泥浆的模样。每天早上的光线，把城市每一个最微小的细节都描绘了出来，讲述着它的每一条过道，列举出所有的房子。随后，光线就会爬到丘陵上来，并总能揭出新的细节：新的地带，新的房子。然后就爬到科拉·贝拉，黄黄的，干枯的，荒芜的科拉·贝拉，然后也会揭出那上面的一座房子，孤独的，在森林前最高的一座房子，正在我的猎枪能射到的地方，是有福人巴奇琴的家。

有福人巴奇琴的家，在阴翳中，就像一堆石头；房子周围是块结上了硬壳的灰色土地，就像月亮上那种，从这土地上耸起一些瘦小的植物，就好像种的是干树枝。也有一些拉直的线，像是晾衣服用的，然而却是枝蔓都已凋萎干枯的葡萄园。只有一株细长的无花果树，像是还有气力支撑住叶片，在这片地的边缘上，在叶片的重压下扭曲着。

巴奇琴出来了：他很瘦，要看清他得从侧面看，否则只能看见胡子，灰色的胡子，在空中飘荡摇曳。他头上戴着顶羊毛制的巴拉克拉帽^①，身着一件灯芯绒衣服。看见我在打埋伏，就凑过来。

“兔子，兔子，”他说。

“兔子，总是兔子，”我答道。

“上星期，我射了这么大一只兔子，就在那头。大概就是从这边到那边的距离。没打中。”

“真倒楣。”

① 套头兜帽，类似于袜子，在脸的部位有个洞，可以根据需要露出眼睛或鼻子嘴巴。

“倒楣，倒楣。兔子我是真打不来。我更喜欢在松树底下，等鸫鸟。一个早上能打五六发子弹呢。”

“这样您就有菜吃了，有福人巴奇琴。”

“是啊。但是，我所有的鸫鸟都没打中。”

“正常的。是弹药筒的问题。”

“弹药筒，弹药筒。”

“他们卖的那些，都是骗人的东西。您得自己装。”

“是啊。但，我自己来装。也许我装不好。”

“哎呀，这个得会装啊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

可他就那样，双臂交叉地栽在岔路口中央，并一直待在那里。他那样待在路中央的话，兔子永远来不了的。“现在我要叫他挪开，”我想，但没跟他这么说，还是埋伏在那里。

“不下雨啊，不下雨，”巴奇琴说。

“今天早上，您看见科西嘉没有？”

“科西嘉。都干透了。科西嘉。”

“年成不好啊，有福人巴奇琴。”

“年成不好。我种的蚕豆吧。长出来没？”

“长出来没？”

“长出来没？没有。”

“种子不好，他们卖给您的种子不好，巴奇琴。”

“种子不好，年成不好。还种了八株洋葱。”

“哎唷。”

“您说它们能给我产多少吧。”

“您说。”

“全死了。”

“哎唷。”

科斯唐齐娜从房子里出来，她是有福人巴奇琴的女儿。可能有十六岁了，脸是橄榄形的，眼睛，嘴巴，鼻孔都是橄榄形的，小辫子挂在肩上。她的胸也应该是橄榄形的吧，完全是一种风格，全神贯注的就像座小塑像，野得就像头山羊，羊毛制袜子一直拉到膝盖。

“科斯唐齐娜，”我喊道。

“喔！”

但她没过来，她怕惊到兔子。

“狗还没叫，还没把兔子赶出窝，”有福的人说道。

我们竖起耳朵听着。

“没叫，还能待上一阵，”说罢就走开了。

科斯唐齐娜坐在我身边。有福人巴奇琴在他的荒地上踱了起来，去修剪细小的葡萄枝了；不时停下活，回来说会话。

“科拉·贝拉都发生了些什么事，唐齐娜^①？”我问。那姑娘就勤奋地说起来：

“昨天晚上我看见那上面的小兔子在月亮底下跳。唧！唧！它们这样叫。昨天栎树后长出一只蘑菇。有毒，红色带白点的那种。我用一块石头杀了它。还有一条蛇，又大又黄，正午时从路上下来。住在那团灌木丛里。别对它砸石头，它很好。”

“你喜欢住在科拉·贝拉吗，唐齐娜？”

“晚上的时候不喜欢：四点钟会起雾，城市就没了。然后，夜里，还能听见猫头鹰叫。”

^① 是科斯唐齐娜的昵称。

“你怕猫头鹰？”

“不怕。我怕炸弹，飞机。”

巴奇琴过来了。

“战争，战争怎么样啦？”

“幸好战争已经结束了，巴奇琴。”

“嗯。那么，还会有代替战争的什么东西的。而且，我吧，也不相信战争结束了。多少次他们都这么说了，多少次又以其他方式重新开始了。我说错了吗？”

“不，您说得对。”

“你喜欢科拉·贝拉还是城市，唐齐娜？”我问。

“城市里有射击场，”她答道，“有电车，拥挤的人群，电影院，冰淇淋，有太阳伞的海滩。”

“这个孩子吧，”巴奇琴说，“对进城不是很感兴趣，另一个孩子却很喜欢，去了就再没回来。”

“她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谁知道啊。”

“谁知道啊。最好能下雨。”

“真的。下雨就好了。今天早上，科西嘉。我说错了？”

“您说得没错。”

远处狗突然狂吠起来。

“狗把兔子赶出窝了，”我说。

有福人止住步，双臂交叉着。

“找。好好找，”他说。“我以前有只母狗，叫奇里拉。它能跟着一只兔子跟上三天。有一次，它一直把兔子赶到森林顶头，再一直带到我猎枪底下两米远的地方。我朝兔子射了两枪。打偏了。”

“不是所有的事都顺利的。”

“不是都能的。好的，它继续追着兔子又追了两小时……”

传来两声枪响，但之后，犬吠声就越来越近。

“……两小时以后，”巴奇琴又道，“它又像之前那样把兔子给我带了回来。我还是打偏了，真糟糕^①。”

突然，一只小兔子冒出来，冲上小道，几乎一直跑到巴奇琴的腿前，然后就转了向，躲到灌木丛里，不见了。我都没能及时瞄准。

“哎唷！”我大叫一声。

“怎么了？”有福人问道。

“没什么，”我说。

科斯唐齐娜也没看到，她之前就回家了。

“好啊，”有福人继续道，“那狗继续追着兔子，又把兔子带给我好多次，只要我不打中兔子，它就不罢休吗？这是怎样的狗啊！”

“它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跑掉了。”

“啊呀，不是所有的事都顺利的。”

我父亲带着气喘吁吁的狗回来了。骂骂咧咧的。

“差一点。就这么点远的距离。怎样的一只畜生啊。你们看见没？”

“什么都没看见，”有福人说。

我把猎枪斜挎上，我们下山了。

① 原意为：这个猪世界。

巴尼亚思科兄弟

我成月成月的不在家，这一次是好几年。我偶尔回趟家，我家总在丘陵顶上，因为石灰老旧，房子微微发红，以至于在远处，透过如烟细密的橄榄园，也能隐约看得到它。那是一座古老的房子，房子上的拱顶就像是桥梁，墙上有些共济会的标志，是我的老父老母放上去，用来赶跑神父的。家里有我的兄弟，他也总是满世界乱转，但家回得比我更频繁些，我每次回家时总能碰着他。他一回家，就立刻忙活起来，不找到他的猎装，他的灯芯绒小背心，他皮裤脚的裤子就不罢休，而且也不管哪个烟斗好抽一点，就忙着抽起烟来。

“喔，”我到时他跟我说，我们可能有好几年没见面了，他没指望我会回来。“喂，”我说，这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什么仇恨，而是如果我们是在另一个城市见面的话，我们也许要庆祝一番，也许还会互相拍拍肩膀，“看看，看看！”我们也许会这么说，但因为是在家里，情况就都不同了，在家里我们总是习惯这样的。

于是我们两个人都进了屋，手插在口袋里，默不作声地，还有点窘迫，突然我兄弟说起话来，就好像我们刚刚中断过什么交谈

一样。

“昨天晚上，”他说，“贾琴达的儿子想不得好死。”

“你应该给他一枪，”我说，尽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。而且，我们也许会想问问对方，是从哪里回来的，在干什么活，是否能赚钱，有没有娶妻，生子，但以后会有时间问的，现在问的话，不是这个习惯。

“你知道，星期五晚上，是轮到我们用长井的水，”他说。

“是星期五晚上，”我确认道，其实我也记不得了，也许我从来就没知道过。

“你以为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值班就有水吗？”他说。“如果不在那里守着，他们自己之间就转手掉了。昨天晚上我经过那里时，可能已经有十一点了，我看见有个人抱着锄头跑：水被引到贾琴达那边了。”

“你应该给他一枪！”我这么说道，已经是满腔愤怒了：我成月成月地忘记有长井水的问题，过一个星期我又要出发了，之后我又会忘了这件事，但现在，我对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偷过的，和在未来几个月会偷的水的问题，是满腔的愤怒。

同时，我在楼梯和房间里转着，我兄弟跟在我后面，抽着烟斗，楼梯和房间里挂的都是老式和新款的步枪，弹药粉壶，打猎号角，还有羚羊头骨。楼梯和房间闻起来也有封闭和虫蛀的味道，墙上挂的不是十字架，而是共济会的标志。我兄弟跟我讲了庄稼人都偷了些什么，讲了收成不大好，讲了来我们草地上吃草的别人家的山羊，讲了整个山谷里的村民都跑到我们的森林中来砍柴。我从衣橱里抽出短上衣，护腿，带有放弹药的一圈长口袋的小背心，我脱下在城里穿的皱皱的衣服，看见镜子里，自己被皮革和灯芯绒制的衣服全

副武装起来。

过了一会，我们就上了崎岖的山路，带上斜挎的双管猎枪，去看看能不能飞射或静射到什么。我们还没有走上一百步，一连串小石子突然砸到我们的脖子上，劲道很猛，像是用弹弓射的。我们没立刻回头，装着什么事都没有的模样，在路上方的葡萄园护墙上走着，耳朵竖得老高。在因蘸满了硫酸盐而变成灰色的树叶间，一个小男孩露出脸来，一张红彤彤的圆脸，眼睛底下密密麻麻的全是雀斑，就像一只被蚜虫咬掉的桃子。

“见鬼，就连小孩也跟我们对着干！”我说道，骂起他来。

那孩子还在那里伸头探脑的，吐着舌头做鬼脸，逃跑了。我兄弟打开葡萄园的栅栏，踩着播种地，在排排的葡萄架间追起他来，我也跟在后面，直到我们把他堵在中间。我兄弟扯住他的头发，我拎着他的耳朵，我知道我把他弄疼了，但我还是揪着，我觉得把他弄得越疼，自己就越来气，我们大喝道：

“这是给你的，余下的是给把你派来的父亲的。”

孩子哭起来，他咬了我一根手指，跑开了；一个黝黑的女人出现在葡萄架尽头，她把孩子的脑袋藏在围裙的褶子里，舞着拳头对我们大嚷起来：

“懦夫！居然跟一个小孩动气！你们还是那么霸道。你们等着吧，会有人用你们这套做法对付你们的，你们别担心！”

但我们已经上路了，只是耸耸肩，因为跟女人是不用答话的。

我们走着走着，碰到两个人，背着好几捆柴走过来，身子被负重压成了直角。

“嘿，你们两个，”我们把他们拦下来，“这柴你们是从哪里弄到的？”

“我们觉得哪里能砍就在哪里砍了，”他们说罢，想继续行路。

“因为如果你们在我们的树林里砍柴了，我们就要让你们把柴送回去，另外，还要把你们挂到树上去。”

那两人把负荷放在一小堵墙上，从用口袋做成的、护住了他们脑袋和肩膀的兜帽底下，大汗淋漓地望着我们。

“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。我们不认识你们。”

确实，他们像是新来的，也许是失了业后就打起柴来。又多了一个理由让他们认识认识我们。

“我们是巴尼亚思科兄弟。没听过吗？”

“我们谁也没听过。柴我们是在政府的地上打的。”

“政府的地上是禁止打柴的。我们要叫护卫队，还要把你们关进去。”

“哼，我们当然知道你们是谁，”他们中的一个跳出来说。“你们希望人们认不出来你们，你们总是要找穷人的麻烦！但总有一天会结束的！”

我开始说：“结束什么？”然后我们决定随他们去，我们离开了，还轮流着骂骂咧咧的。

现在，我兄弟和我，当我们在其他地方时，我们会跟电车职工聊天，跟卖报人搭话，会把烟头递给管我们要烟抽的人，也会问递来烟头的人要口烟抽。在这里就不同了，这里我们一直是这样，带着双管猎枪去晃荡，到处惹是生非。

在山口处的小酒馆里，有个共产党的据点：酒馆外有块牌子，上面是些用图钉固定住的剪报消息和文章。我们经过时，看见那上面挂着一首诗，说老爷还是那些老爷，过去那些施恶逞霸的家伙，是现在正这么做的人的兄弟。“兄弟”给标了出来，因为这完全是针

对我们的双关语。我们在那纸上写道：“懦夫和骗子”，然后我们签了名，“巴尼亚思科·贾科莫和巴尼亚思科·米凯莱”。

但当我们在别处时，我们会在上了蜡的冷餐桌上喝汤，那里也有其他远离家乡的人，我们也会用指甲在灰色和满是污泥的面包瓢里挖来挖去；于是，当邻桌人谈起报纸上的东西，我们也会说：“这世上还有恶霸啊！但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。”但现在，在这里，就行不通了；这里的土地不产东西，庄稼人会偷东西，雇农在地里睡大觉，每当我们经过时，人们会朝我们身后吐唾沫，因为我们不想种自己的地，而且——他们说——我们只会剥削他人。

我们来到一处会有斑尾林鸽经过的地方，找到两个位置，等起鸟来。但我们那样待着不动很快就累了，我兄弟给我指了一栋房子，那里住的是修女，并对一个修女吹了声口哨，那是他的情人。她下来了：她胸部很宽，腿上毛很多。

“喂，去看看你的姐妹阿德里娜能不能来，我兄弟米凯莱来了，”他对她说。

那姑娘回到房子里，我跟我兄弟打探情况：“漂亮吗，漂亮吗？”

我兄弟没发话：“很胖。人很随便。”

两个姑娘出来了，我的那个真是又胖又壮，对于那样的一个下午，就很不错了。刚开始时，她们还想找理由，说她们不能让人看见自己和我们在一起，因为否则的话，整个山谷里的人都会与她们为敌，但我们跟她们说别装傻了，于是把她们带到那块地上，我们先前等斑尾林鸽的地方。我兄弟甚至还能时不时地找着法子发几枪；他已经习惯了带上姑娘去打猎。

我和阿德里娜在那里没待上多久，我就感到脑袋和脖子间飞来

一排小石子。我看见长雀斑的男孩跑掉了，但我不想追他，只是在他身后骂了几句。

最后，姑娘们说得去做祝福式。

“滚吧，你们可别再落到我们脚下，”我们说。

之后我兄弟跟我解释说，她们是整个山谷里最淫荡的女人，她们怕其他小伙子看到她们和我们在一起，就故意作对不再和他们一起了。我于是迎风叫道：“母牛^①！”但心底里，我对整个山谷里只有最淫荡的两个女人才会和我们待在一起，感到不是很舒服。

在圣柯西莫和达米阿诺教堂前的空地上，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祝福式。他们给我们让开了路，对我们是恶眼相看，包括神父，因为我们巴尼亚思科家族已经有三代人不去做弥撒了。

正往前走，我们感到有什么东西掉在了身边。“那小孩！”我们大吼着，已经准备冲出去追他了。但那只是一只烂掉的枇杷，从树枝上脱落下来。我们继续走着，踢着石子。

① 意思是“荡妇”。